

当代中国的《官场现形记》

龙种 大酒店

老冤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龙种大酒店

老 嵬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龙种大酒店

著 者	老 崑
责任编辑	沙入拉
装帧设计	大 鹰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农牧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0
字 数	3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7—80506—556—X/I.3 32

定 价: 19.80 元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反映当年“文革”造反狂徒如今掌权后开始腐败的丑恶心态和迷离景观。

书中描写了以龙四为首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一群原一个“知青集体户”里的“老知青”们相继掌权后，围绕在龙种大酒店这个神秘的舞台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集团，演绎出一个又一个黑幕交易、纸醉金迷的现代丑剧。副市长、法院院长、工商局长、企业经理……均是一群政治暴发户，由于疯狂的补偿，使他们在心理上、生理上、伦理上发生了与常人的文明的错位与背反。他们有权、有钱，便把一切生命都看成了物，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蹂躏那些无权、无钱的“生命”，他们往“占有物”体内射精，并非意味着创造生命，而是为了排泄过剩的精力，龙种大酒店便成了他们这种卑劣行为的垃圾场。为争风吃醋，他们大打出手，因分赃不均，他们相互残杀。权力，证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凡响，金钱，成了他们情欲最有效的催化剂，女色，成了他们排泄不满和抑郁的容器。

他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当他们大骂“文革”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同时，却又把这一“不幸”移植给了别人。在社会变革之前，他们手足无措地想要“认识自己”，又不知道“我是谁”，只好在迷惘与无奈中用疯狂的酣歌恒舞和暴殄天物的纵欲，来填补空虚与无聊，他们看黄带，喝蓝带，搂着下一代，自己拼命地“过把瘾”就死。他们吃卵菜、喝补酒，只为逍遥游，成为地地道道的

食色狂。

作者忍受着诸多不可意料的屈辱，在不下二十多个酒店伴奏的三年中，结识了上百个“三陪”小姐、乐队、厨师、老板和社会上的许多政客、官吏、商人、大款、流氓无赖等，并以此为蓝本，结构成《龙种大酒店》。小说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丝丝入扣。权倾一时的龙副市长一夜之间成为车下鬼，道貌岸然的郑院长丢官卸职，与情人私奔，风流成性的龙老四被一枪打成“太监”，再也不能“夜夜破贞操”了。尤二姐为了给丈夫治病，不惜出卖色相，其结局如何？朱婕同时与几个男人有染，如何面对自己的男友？何玲发现自己情人竟是亲生父亲，又该如何选择？

酒家小社会，社会大酒家。龙种大酒店虽然最后被一切神秘的大火吞噬，但遗留的一幅幅龙种文化现象是可怕的，它显现出一幅令人瞠目的社会现象。

小说富有凝重的历史感，具有超强的可读性，是一部探索心灵荒芜、病态人格的发人深省的力作。

楔子：冬夜闻噩耗

雪，下了整整三天！入夜后，它更加狂肆了，大街路面上足有尺盈厚。往来车辆已显得跋涉维艰了。

我坐在写字台前，面对稿纸冥思苦想着市新春佳节文艺晚会的节目创作。实在说来，我早已厌恶了那些写得乏味极了的祝词，它们把我的神经弄得麻木、僵化，象一块石板压住了我的心。

突然，门铃响起，妻去开门，见是我的老友，市歌舞团的钢琴师老吕的老伴儿。

她一脸憔悴，满头白发，眼里流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见了我，颤颤微微地递出一个红色塑料皮上矗立着一个雄伟的烈士纪念碑的厚厚的日记本，哽咽着说：

“老吕他，天亮时候被救火的消……消防车撞……撞……了！”

“现在怎么样？”我和妻惊诧地问。

她挺了挺胸脯，长长地拔出一口气：“他……他已经……死……在医院里了！……”

“什么？老吕他……”她悲恸的哭音，陡地辐射了我的神经，只觉眼前一阵黑，趔趄了一下，幸好被妻扶住，重又坐在桌前。

“死前，老吕嘱咐我把这本日记交给你。”她说完，转身要走。

妻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一时找不出半句相应的话来，只是陪她哀叹着，送她下了楼。

而我，傻子似地拿着那沉甸甸仍有些冰手的日记本，两手微颤，一颗浑浊的大滴泪珠，“吧嗒”一声掉在上面，立刻在那烈士纪念碑上蔓延开来……

一个心地多么善良的老钢琴师啊！善良得甚至有些萎琐，想不到竟死于车祸！

吕老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一个农场中学调来市歌舞团搞作曲和伴奏的。他只有一个孩子，三十岁才在农场安了家永远扎了根。据说，他是东北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毕业那年，恰好赶上“反右”斗争，因为对当时的音乐教育的荒诞现象，说了几句忧心忡忡的话，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押送到农场劳改。他在校的女友因此跟他分了手。后来摘帽，他被留在农场中学教音乐，直到三十岁才与现在这位文盲妻子结了婚。还颇有些电影《牧马人》的情境呢。

老吕调来后，立刻与我结成密友，还颇有些相见恨晚之慨。我写词，他谱曲，常常一搞大半宿，然后是一碟花生米、一碟臭豆腐，我们便就着老白干在琴房里享受起成功的乐趣。

杯酒下肚，烫热了的话儿奔涌而出。他常常对我们国家的文化沙漠的蔓延而忧虑。“现在的文化沙漠，不就是未来的精神沙漠吗！”

二十五年的磨难，始终没有泯灭他当初的嗟叹。他摇头晃脑地、激烈地批评着：“我不明白，我们国家如此重视‘希望工程’，动员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献爱心救助失学儿童，却为何容

忍每年吃掉两个三门峡水库的‘失望工程’？……你再听听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电视台竞相播映的《海马歌舞厅》里唱的那首‘何不游戏人间，管它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管它风风雨雨多少年；不如展开笑颜，看尽恩恩怨怨……’的烂歌，真是一付痞子无赖的玩世不恭的嘴脸。我真纳闷儿，咱们国家这是咋的啦？难道要十二亿人口都去游戏人间吗？难怪咱们这个新兴的城市光大酒店就有近三百家。不少酒店门口的对联都写着：1 东不管西不管酒管，兴也罢衰也罢喝罢’，横批是‘味在其中’！一边是酣歌恒舞，征于酒逐于色，每年要祸害掉国家和人民的一千个亿财富；而另一边却是年人均收入低于 35 美元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七千多万老百姓！你不信？这可都是报纸上公开披露的。还有哇，报纸上还曾经报道过，每年因买不起书，买不起乐器而陆续关闭的图书馆和文化馆，你没看报纸上，政协委员钱伟长调查发言吗？全国还有 238 个县没有图书馆，79 个县没有文化馆！这不是文化沙漠的逐年蔓延吗？”

老吕越说越愤慨，颤微微地端起酒杯，“咕嘟”一声咽下去，“吧嗒”着嘴，又嗤呵了一阵，眼圈通红地说：“当年要饭花子朱元璋造反得了天下，就专意为了报答自己曾经被委屈了的肚子，开始海吃、海玩起来，最后又逼反了受苦有农民。穷鬼李自成又打倒了他，自己当上了皇上，于是他带领穷哥们儿腆着肚子海吃、海玩起来，没过 18 天，又吃反了农民……史训可鉴，中国历代王朝不都是因为海吃、海玩而逼反了百姓的吗？哼！现如今，这些当年‘造反派’掌了权，高歌着‘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也海吃、海玩起来，真象是‘过把瘾就死’啊！”

老吕的义愤之词在我耳畔还没消逝，不久就听说他也下海到龙种大酒店伴奏去了。从此，晚上很少见到他。即便白天上班碰

了面，也是见他偷偷躲到一处睡觉，再也听不着他发牢骚了。

殊料，不到一年时间，竟惊闻他遇车祸的噩耗！呜呼！尘海茫茫，正应了当今流行的那首歌唱的“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我掂量着这足有五厘米厚的日记本，仿佛捧着一颗沉甸甸还搏动的心。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清亦混混亦清清混难辨，真亦假假亦真真假难分”，结论是“难得糊涂”。

我陷入了无涯际的深渊，不由得心颤。透过泪光，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象是在翻看他那坦坦荡荡的灵魂。

里面还夹着一封信：

“老过：

如果有机会，请你看看这本日记。当然，我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倘若你觉着都是些不合时宜的鸡零狗碎，你就付之一炬。不过，我想当你说明一点，这些日记中的酒家众生相，令我为我们的民族感到羞耻！

“法律只能惩治几个不小心而撞在枪口上的倒霉蛋，却奈何不了这一群在法网隙缝间乐逍遥的‘混混儿’。

“贫乏的文化知识使他们的理智逐渐退化，卑劣的贪欲使他们的良知暗淡，神情麻木。早晨上班你瞅我我瞅你（算计人），中午吃饭你请我我请你（拉拢），晚上下班你搂我我搂你（满足情欲），回到家里你骂我我骂你。你们看‘黄带’（录像），喝‘蓝带’，搂着下一代。他们大骂“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却又把这一不幸移植给别人，自己拼命地‘过把瘾就死’。于是，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污辱与被污辱、损害与被损害的悲剧。

“这里有抓窃奸其妻的、吃患者的、吃救灾粮发粮财的、贪污海外寄来的赡养费并冒名贷款炒股票的、拍外商马屁卖国求荣的、挥霍贷款以命抵押的、鱼肉乡民的、到处许愿安置工作骗奸的、求清廉却惹尽烦恼最终陷入腐败的。等等，等等。”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是为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服务的‘三陪’小姐和卖艺的乐队。他们的父母也曾是当年的‘造反派’。命运之神却把他们绑在了新贵们的身上。他们之中，有为实现‘经理’梦而轻抛浓情的高考落第者，有看破红尘死乞白赖巴结新贵甘愿卖身的及时行乐者，有想正经赚钱为恋人买三轮车然后成家好好过日子的而不能，最后成为杀人犯的、有跟大款跑到香港后得了性病，回来后治愈削发为尼的，有辛苦卖唱赚来的钱又被丈夫输得罄尽的、有卖身为丈夫治病的……还有一个新招聘来的农村卖蛋女，却原来是老板龙四二十多年前在集体户与一村姑生的私生女……”

“老过，我说这话你爱信不信，‘酒家小社会，社会大酒家’。一幅幅龙种文化现象是可怕的，它显现出一幅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而如果避讳龙种文化现象，则又是可悲的，因为把人的无奈与迷惘掩饰起来，只能使人更加愚昧。你可以从这一幅幅‘食色狂’的变态表演中，来发掘是什么东西，又是怎样使这些昔日的龙种们蜕变跳蚤的。”

“老过啊，龙种大酒店里，孕育着许许多多奇谲的故事，融汇着人世间的许多困惑与无奈，迷惘与挣扎……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运动谱写过无数的历史悲歌，那么，今天的酒家文化又上演了多少历史遗憾呢？”

信就写到这儿。

日记，写得很零乱。而且，每片日记又无前后联系，东一耙子西一扫帚，构不成情节的发展脉络，许多人物命运也只留下了悬念。尤其在日记的后几页，写得更叫人摸不着头绪：

“幼发拉底河——巴比伦文化——淫妇——性崇拜——靡丽泰女神和伊斯泰女神——庙——礼拜党——生殖率降低——巴比伦法典……”

我横竖睡不着。不知道这些词句能透视出什么内涵。

这些天，我硬是把自己沉浸到日记里边。越是往里沉，越是感到心头犹如压上了重重的十字架！

无论如何，我再也写不下去那台文艺晚会的节目了！

我决心为老吕，为那些在龙种大酒店里遭遇不幸的人，也为那些自己曾不幸却又将不幸另施于的人，梳理成章，诚实地写出来，献给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们。

就在我冷静地思索着，欲剔出里面的人物关系及命运脉络时，突然，我又在他的日记封套里，发现了五封用小学生方格本纸写的信和成绩汇报单——是西北黄土高原老革命根据地的五个孩子的。原来，他是把在酒家赚的钱的一部分，捐给了“希望工程”！

我又流下了泪……

外面，大雪依然纷纷扬扬。我知道，春天不会远了。突然，我又想起，当春风吹绿了大地时，不是也会吹醒蛰伏一冬的吞噬绿色的虫子吗？但春风，会因此而停止对“绿”的呼唤吗？

我开始往那日记里沉浸。

我也曾因酬酢去过龙种大酒店，却本能地排斥那里的氛围。但由于一种责任感的逼使，我不得不深入地了解一些细枝末节，去重新体验，去进行推理。去进行综合判断。当我确信我的体验

与吕老师日记中所讲的基本吻合时，突然，从天外飞来一个沉重的声音，我认真扑捉，才想起，那是一百三十多年前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序中说的话：

“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我不敢肯定这《龙种大酒店》是否可以与《悲惨世界》有同一性质。但我敢肯定，这里面所记载的诸多浮躁、自私、虚荣、嫉妒、压抑和焦虑，一句话，这里的迷惘与无奈的生存境况，都是真的。我又想起了莫里哀的一句话：“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成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更大的致命的打击。”

话是这么说。问题还在于，《龙种大酒店》里所描写的“恶习”能不能“变成人人的笑柄”？倘若不能，相反却为这些“恶习”干杯，那又将为之奈何呢？

——阿门！

目 录

楔 子	冬夜闻噩耗	(4)
第 一 章	久旱逢甘雨	(1)
第 二 章	矫情的“贵夫人”	(65)
第 三 章	药补食补加人补	(75)
第 四 章	官运财运桃花远	(108)
第 五 章	官多大奴多大	(142)
第 六 章	尤物媚人生苦恼	(190)
第 七 章	弩马恋栈豆	(269)
第 八 章	龙种涅槃	(331)
后 记	我愿背十字架为主	(379)

第一章 久旱逢甘雨

松花江在这儿猛地甩了个弯，欢乐地与嫩江携起了手，就像技巧娴熟的双人舞，凌空一劈腿，然后双双飘逸着，往北浩浩荡荡奔流而去……

S市就在她的弯抱里。

拦腰斩断大江的公路大桥，南北两端屏障似的各式巨幅广告，温柔且焦渴地向来往忙忙碌碌的人眨着求爱的媚眼。——这是现代化城市的眼睛。

“吃肥牛——楼外楼！”

“超级享受：桑那浴、冲浪浴、针刺浴、土耳其浴、淋浴按摩女郎保你满意！”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肥肠真遗憾！”

“长寿长乐壮阳酒，保君床上功夫强！”

还有一幅广告更绝：二层楼高的一个披头散发、赤脚流鼻涕的酒鬼，拿着一个破酒葫芦，上书“酒鬼饮龙泉，一醉三千年，酒醒重举杯，酒鬼变酒仙”。那家伙的腌臢丑陋，简直像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恶鬼。

等等、等等。还有各种药的广告，以及死皮赖脸歪歪扭扭贴在这些广告下面的，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治疗性病的民间广告，

“牛皮癣”似地炫耀着自己的顽固。

真是包罗万象的“食、色”大全，欲望总汇！

一个个还未来得及脱去泥土的醇香，便性急地喷洒了浓浓的超级豪华法国香水；还未来得及学会现代文明消费的繁文缛节，就性急地比阔斗富；还未来得及解下“老农进城，腰扎麻绳”，就性急地抢购来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领带，当然是还没来得及及学会系那领结，穿着西服就象一只瘪臭虫；还未来得及学会听懂现代音乐，就性急地搂抱起女人寻欢作乐；还未来得及了解和认识高消费的盘列八珍那些高雅的饮食品名，就性急地抢购来鲸吞龙饮；还未来得及从昨天的硬板凳上站起来，就性急地倒在了不习惯的真皮老板沙发转椅上，孩子似地转圈玩；……他们不习惯地硬挺着被摩丝梳得各式发型，鱼贯而入豪华大酒店；他们咂嘴弄舌品尝着“人头马”和“拿破伦”，却又大口大口地吐掉，嫌恶太苦；这里虽然不如沿海特区及繁华大都会的许多消费热潮，尽管里还未来得及解决贫困，却已经过早地炫耀起了宝马香车，冠盖如云了。

这里的所谓“名媛”皆来自农村和工厂的“追款族”；而所谓的“绅士”不过是些各阶层的官吏以及在他们的卵翼下的各种无耻的“倒爷儿”。尽管如此，他（她）们却自诩为天之娇子，整日沉浸在酒酣耳热，软玉温香之中了。

一个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看世界的新兴小城，就这样露出了龌龊相，过早地被抛给了梦幻的粉红色享受之中了！

这天黎明，S城尚未睁开睡眠，位于江滨大道北侧的龙种大酒店喜庆开业，已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了。

从消防车的云梯上吊竖下来的“十响一咕咚”，正在龙种大酒店门两旁欢天喜地起劲的响着……

纸屑在飞舞，硝烟在弥漫……

斜游在门上方两侧蓝色玻璃镶嵌的楼面上的用霓虹灯管制做的黄条金龙，一直延伸到六楼楼顶，真象是腾云驾雾而至，它们相吻珍珠，戏耍得好不逍遥。楼顶上，悬着一对也是用霓虹灯管制做的男女楼抱着翩翩起舞的造型，一会儿闪成男红女绿，一会儿闪成男黄女粉，与从金龙戏珍珠上泼洒下来的灯珠的瀑布，相映成趣。这一片璀灿的灯珠瀑布，直泻门前硕大的花坛，花坛中间，是用血红的鸡冠花组合成的一个硕大的“酒”字，周围是用黄色的夜来香镶着边儿，煞是好看。

门前挂着的四个大红灯笼，不同于一般酒店挂幌的含义，而是代表龙家的哥四个。此刻，灯笼上披满了烟花纸屑，随着春风和烟雾快乐地摇晃。

门两侧红漆园柱上，临时用红纸贴上了斗大字的对联：

“东不管西不管酒管

兴也罢衰也罢喝罢”

横批：“味在其中”。刚刚刷好浆糊，小伙计韩小七蹿上凳子仰脖往上贴，只听得一声老气横秋的沙哑嗓门喊道：

“快给我撕下来！就是不准贴这幅对联！”

大家一惊，见龙老太爷从院外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一个高，跳上板凳，七吃咔嚓全都给撕扯下来，人往下一跳，又摔了个大趔趄，吓得龙家哥四个急忙上前去扶。

“别扶！我摔不死的，倒是会叫你们这些不孝子孙把我气死！”

龙老太爷腾地跳起来，把那对联撕个稀碎，又用脚使劲踩、使劲碾。

“你们贴啥对联，也不准贴这幅！这叫啥呀？‘东不管西不管

酒管’？你们可都是共产党员呀！什么‘兴也罢衰也罢喝罢’，这不是明明的醉生梦死，不管国家正事了吗？你们心中还有没有改革大业了？你们究竟要把人往哪条道上引啊？！嗯——”

“爹，你老想的就是多。”龙老大给爹捶着背，说，“这是开酒店，又不是作政治宣传的大会场。”

“放屁！别人没头脑，你一个当副市长的没头脑？”

龙老大挨着面了，包忙缩回了头，进屋去吩咐韩小七马上去那家装潢公司去取那镂金的对联，牢牢钉死。

龙老二、老三、老四正急得猴抓心，韩小七领着装潢公司的人来安装镂金字对联了。

“嗯——”龙老二、老三、老四还有他们原一个集体户的老同学，一下子把龙老太爷围住。

接着，龙老大出来又朝自个媳妇使个眼色，老大媳妇跟老二媳妇急忙搀扶着龙老太爷，往外边停着的汽车走去，并且边走边哄骗着。

“爹，算了吧，不贴就不贴，那对联我看也有点不合乎精神文明建设，撕就撕了，再换一付别的，不就解啦。”

“爹，你自个保重身子才是，跟他们呕那份闲气，犯不上！”

老三媳妇已把老大的汽车调来，三个媳妇连哄带塞，把老爷子弄进车里。

“你们要把我拉哪儿去呀！我要下车——”

“爹，芳草镇的老战友们请你去给他们当顾问呢。来好几遍电话啦。”老三媳妇说；“那边的宴会都安排好了，就等你呢。”

老三媳妇在车镜里朝司机小刘闪了闪媚眼儿。车子“嗯”往东开去。

龙老太爷一寻思，左右也管不了，骂了声：“王八犊子”，